

《运载千秋》:

写给中国大运河的通俗史传

2014年,中国大运河成为我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价是:“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学者胡梦飞的新作《运载千秋》就是一部写给中国大运河的通俗史传,书中细数大运河的58处遗产点、27段河道,挖掘“这一活态遗产”的历史价值和当代使命。

中国大运河又称“京杭大运河”,从燕山脚下的白浮泉到钱塘江畔的拱宸桥,大运河道纵贯南北,串联起海河、黄河、淮河、长江与钱塘江五大水系,在地势西高东低的中华大地上,硬生生开辟出一条横跨纬度带的民生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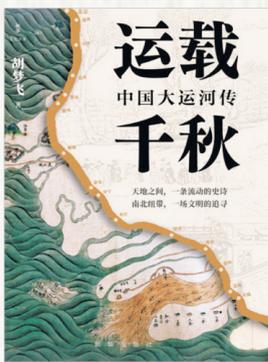
公元前5世纪,大运河的第一杯泥土被青铜工具挖出。准确地说,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从扬州城开挖运河,引长江水北流入射阳湖,于今淮安附近入淮河。因为

当时扬州称为“邗城”,这条运河便被称为“邗沟”——中国有史记载的第一条运河。吴王夫差开凿邗沟的本意在于运兵,吴国的舰队可以从长江进入邗沟北上中原。据历史记载,吴国船队入淮河,经山东泗水,最终在莱芜附近击败齐国,成功确立了霸主的地位。公元7世纪,在隋炀帝的推动下,确保粮食运输(即漕运)作用的大运河完成第一次全线贯通。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运河逐渐淤塞,元代定都北京后大力经营大运河,大运河在13世纪完成第二次大沟通。大运河再次全线贯通后,历经元明清三朝,大部分时间都能保持畅通,尤其是明清时期,更是发挥了沟通南北交通的巨大作用。

可以说,与世界上其他运河比较,无论是从时间的宽度,还是从空间的广度去衡量,中国大运河自全线贯通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为确保漕运安全,以达到稳定政权、维持帝国统一目的,由国家投资开凿和管理的巨大工程体系。大运河生动展现了农耕文明时代水运发展的壮丽篇章。运河从开

凿、维护到使用,每一步都离不开水利科技这个坚实后盾,完善的水利体系和宏大的水利工程,是运河水利科技最直观、最集中的体现。历代治河官员与水利专家面对不同的水源和地形地质条件,如同心灵手巧的工匠,因地制宜、巧妙构思,打造出一个个独具特色、水平高超的水利工程。这些工程综合解决了汇水、引水、节水、行船、防洪等一系列水利难题,成功构建起贯通南北、连通全国的交通网络。它代表着中国传统水利工程技术的巅峰水平,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勤劳与智慧。

大运河不仅是一条航道,更是文化的血脉。从春秋邗沟到隋唐通济渠,从元代会通河到明清漕运体系,它承载着北方的粟米、南方的丝绸、江淮的盐铁,也输送着诗词歌赋、方言曲艺、工匠技艺。运河边的扬州琼花、苏州评弹、临清钞关、杭州拱宸桥,皆是这条水脉滋养的文化基因。这条河,是隋炀帝龙舟南巡的奢靡水运,也是张继笔下“夜半钟声到客船”的静谧画舫;是元、明、清三朝漕运



千帆竞发的动脉,更是今日世界遗产名录中“活着的文化线路”。大运河的故事,早已超越了水利工程的范畴,成为一部镌刻在大地上的史诗,每一段河床、每一块驳岸石、每一座古桥,都是历史长河中的标点符号,标记着文明的兴衰与传承。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这世界唯一的你》:

换一种眼光看自闭症

自闭症通常被描述为由各种缺陷罗列起来的一个清单,其中包括沟通障碍、兴趣狭隘以及重复的刻板行为等,常常被人们简单地视为必须消除的病理表现。世界著名的自闭症专家巴瑞·普瑞桑在其著作《这世界唯一的你》一书中认为,自闭症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人类存在的独特方式。故而全书用“自闭症人士”而非“自闭症患者”称呼这一群体。作者在揭示自闭症人士独特行为背后真相的同时,倡导换一种眼光看自闭症,即“我们需要做的是:不是设法改变他们,或者把他们‘修理’好。我们需要做的是:真切无误地理解他们,并改变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

自闭症也称“孤独症”,是一种神经系统广泛性发育障碍,终身无法治愈。自闭症人士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像在遥远的星空独自闪烁的星星。近些年来,自闭症发生率在全球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已成为当今世界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作者巴瑞·普瑞桑教授长期从事当代自闭症研究和教育干预临床经验,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自闭症儿童的父母

母走出各种困惑,解决自闭症孩子成长的各种现实难题;同时也为那些与自闭症孩子打交道的教育者和专业人员提供技术支持。

他发现,自闭症儿童的父母通常面临着“心态”以及“认知”两道坎:心态层面,越来越多的家长被自闭症的诊断所困扰,会忽然间觉得自己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心情低沉,焦虑不安,为孩子和家庭不可知的未来发愁。各种各样的干预理念和教育课程,给家长带来了更多的挑战:该相信哪位专业人士?谁能合理解释孩子的情况?哪种疗法能取得成功?该选择哪些饮食?该吃什么药?该进哪所学校?该请什么样的家庭教师?认知层面,很多自闭症儿童的父母会有一些错误的认知:认为自己的孩子和其他孩子有根本性的区别,把孩子的某些行为视为“自闭症行为”、不可接受的怪癖,下决心要努力消除这些行为,要像修理机器一样把孩子“治愈”。

作者认为,把自闭症人士的行为简单地归类为“自闭症行为”“异常行为”“抗拒行为”不仅于事

无补,而且会起到反作用。更有好的做法是加深理解,追问行为背后的具体动机:孩子为什么要摇晃身体?为什么要把玩具摆成一列?为什么在特定的时候做特定的事?为什么总是在生气的时候重复某些话语?我们应该试图接受并理解这些行为,并且积极地理解这些行为由什么动机所引发,自闭症人士做这些有点怪异的事情,对他们有什么实际的益处。

事实上,巴瑞·普瑞桑教授从事自闭症干预工作近50年的切身经验指出: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自闭症行为”,所谓的“自闭症行为”也都在人类的行为范围之内,是当事人根据自身经验做出的合乎人性的反应。书中以自闭症人士的刻板行为为例作说明,认为刻板行为的背后具有一个十分合理的原因:这样做能让孩子感受到宁静,能让孩子感到自己具有预见性,能让孩子具有掌控感。基于这样的理解与洞察,自闭症儿童的刻板行为就不再显得那么古怪;这只不过是普遍人性的一种特殊表现。

巴瑞·普瑞桑教授还从多年的



教育干预临床经验中认识到:“与其要求或逼迫自闭症人士改变,不如我们自己首先学习改变。我们自己真正改变了的时候,自闭症人士也会跟着改变。”他主张充分利用儿童的特长,提升他们的能力,并提供系统的支持,从而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而最好的方案是帮助孩子创造一种充满正面情绪记忆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作为家长和专业人士,任务只有一个:用敬畏和爱心取代焦虑与恐惧。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风味岭南》:

回望粤菜的前世今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区域特定的气候、地理、历史、物产及风俗,会沉淀出各具地方特色的烹饪技艺和饮食风味,其中广东为全国各地所承认的地方风味称为“四大菜系”,后扩充为“八大菜系”。但不论“四大菜系”还是“八大菜系”,都有粤菜的一席之地。美食作家林卫辉先生的新作《风味岭南》,即详细梳理了粤菜从历史到现代的演变过程。

“粤菜”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清初。清代学者屈大均在1700年成书的《广东新语》中首次系统记述广东物产、饮食技法与宴俗,提出“天下食货,粤东尽有之”的观点,标志着粤地饮食被有意识地演变为独立体系;1757年清廷实施“一口通商”政策,广州成为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商贸的繁荣推动东西方食材、烹饪的融合,为粤菜体系定型奠定了物质基础;随着《美味求真》《食宪鸿秘》等清代食谱收录“粤式烤乳猪”“蛇羹”等特色菜制法,显示粤菜烹调技法已脱离中原菜系框架,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到了清末民初,粤菜迎来了高光时刻,“食在广州”的

招牌被认可直至今日;改革开放后,香港的港式粤菜反哺传统粤菜,广东餐饮业借改革开放的先机,向港澳粤菜学习,“生猛海鲜”“大排档”“镬气”成为粤菜的代名词,“食在广州”不仅迎来全面的复兴,更进一步影响了全国的餐饮业。

但正如作者所言,清初才有“粤菜”这个概念,并不等于在此之前就没有粤菜,粤菜体系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风味岭南》从大中华的历史框架中,考察了“前粤菜”时期的发展演变过程。首先是考古层面,西汉时期的南越王墓,出土了不少的烹饪器具及美食,从中推断出已出现煎、煮、烤等较为原始的烹饪方式。粤菜起源于西汉的观点,即以这一考古发现为依据;其次是文献层面,从东汉杨孚的《南裔异物志》、晋西晋时期嵇含的《南方草木状》直至明朝杨慎的《异鱼图赞》,都有关于岭南的各种饮食记载。

总而言之,在过往的三四百年间,粤菜不断从广东走向全国、走向海外,处于常盛不衰的状态。那

么,粤菜为何广受欢迎呢?书中给出了理由:一是粤菜追求食材新鲜“生猛”,符合烹饪科学。粤菜对海鲜的要求不仅仅是“生”,要活着的,而且要“猛”,要活力十足;二是粤菜是最善于融合和包容的菜系,符合交流日益频繁的人们对美食的要求。西餐、日餐的烹饪手法和表现形式,川味的辣、川贵的酸,同样也可能出现在一些创新的融合粤菜餐厅里。对粤菜来说,是否“正宗”束缚不了师傅们的手脚;这与岭南文化的包容一脉相承。这种包容和融合,使粤菜很容易成为味觉上的“最大公约数”;三是粤菜烹饪表现食材本味,符合美食潮流。现代科学已经证明,高油、高糖、高盐等烹饪风格与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和肥胖症相关。粤菜的烹饪风格以表现食材本身的味为主,比较清淡,少盐少糖少油,接近健康的烹饪风格,符合美食的潮流和发展方向。

文化学者罗韬认为,《风味岭南》一书做了四重“打通”,就研究主体而言,向纵深探寻,打通化学分析师、烹饪师与品鉴师三者的角色,知行合一,既能道其然,更能道



其所当然;就粤菜的领域而言,突破原有“狭义粤菜”的概念,打通了广府菜、潮州菜、客家菜的局限,形成一个“大粤菜”的新范畴;就品类的层次而言,以舌头为宗,打通了家常菜、街头风味与高级饭馆的界限,做美味与共的美食平等观;从历史来看,打通了粤菜的来龙、现状和去脉,并以当下的品鉴为原点,细说它当下的滋味,由此溯源其衍化的来路,再分析当下问题,对粤菜的未来发展,作出了“盛世危言”式的警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书评

《树的秘密伙伴》: 揭示树木的“朋友圈”

正如“一花一世界”,每棵树都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微型世界”。在《树的秘密伙伴》一书中,博物学家詹姆斯·纳迪通过最新科学发现与自然观察记录,深度揭秘了树木的“朋友圈”,为读者展现树木与其伙伴之间的共生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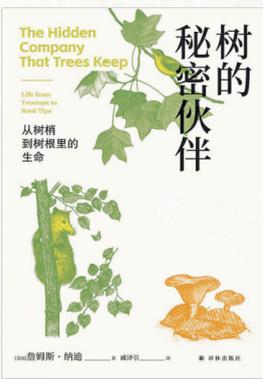
从树梢到树根,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的生物群落:在树上,昆虫与树木达成生存默契,微生物在隐秘的角落建立家园,鸟类和哺乳动物享用果实的同时,也默默为树木传播种子。正如书中所揭示的,与树有关的生命涵盖了生物的所有六个界:动物界、植物界,以及组成微生物的真菌界、原生生物界、细菌界和古菌界。树木的伙伴都是值得信赖的盟友,它们保护树木,维系着树木同无数伙伴之间的和谐与平衡。

本书包含七个章节:第一章主要介绍树木的天赋,以及各种树木如何

保护自己,拒绝其他生物利用它的慷慨抢夺资源。尽管树木必须抵抗昆虫的侵袭,阻止它们啃叶子、吸树汁和蛀木头,但它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这一章节还介绍了不同类别的生物,它们帮助树木对抗以之为食的生物,包括无数的寄生性微生物、动物和捕食者;第二章关注生活在树叶、树枝和嫩芽中的生物,即大吃大喝这些植物组织的植食性昆虫、捕食者和寄生虫;第三章介绍栖息在树叶、树枝和树根上的生物,它们并非用大顎取食,而是用喙四处探查树木庞大的循环系统,吸取树液,同时与微生物、寄生虫和捕食者建立起特殊的关系;第四章着眼树皮上、树皮下和中空树枝中的蛀虫,以及它们的寄生虫和捕食者。第五章展示了众多树木的花朵如何在传粉昆虫的帮助下实现传粉,以及其果实和种子的形成过程。第六章介绍了地上和地下的所有生命最终如何被循环利用。树下不计其数的分解者完成了从每一代生物中回收养分的伟大工作,保障树木及其后代生生不息。第七章指导读者如何获取第一手观察经验,近距离接触树的秘密伙伴。

作者在书中揭示,栖息在树木里的每种生物,都能在树上的某个地方满足自己的需要,并设法以某种方式报答树木的慷慨。所有这些生物都能分享树木提供的礼物,树木也能接受各种各样的伙伴,尽管它们有的会吞食树叶、吃掉果实,或在木头上打洞。树木与其伙伴之间无形的牵绊紧密交织,它们命运相依,共同绘就一幅充满活力的生命画卷。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滇行记》: 在行走中记录鲜活的云南

当自诩为“家乡宝”的人翻开描写云南的文字,内心总会带着几分警惕,生怕又陷入那些千篇一律的“风花雪月”和“人间天堂”的轻浅叙事。然而,当目光落在《滇行记》的纸页上,逐渐被作者斯雄生动细腻的笔触吸引,一口气畅快读完了全书,感慨这真是一部记录云南山水人文的用心之作。

《滇行记》用外乡人视角,捕捉云南的特有风情。月光下汨汨流淌的小河,细雨中泥土与菌菇的芬芳,山野间苍翠的古茶树以及云雾中静谧的乡村……这些看似平常的场景,在作者笔下充满了诗意。作者凭借自己的敏锐洞察力,以旁观者视角,精准捕捉到了那些被云南本地人习以为常,却恰恰构成这片土地独特肌理的生活细节。

云南地处西南一隅,在许多人心中是神秘而遥远的存在。作者并未被这种固有认知所束缚,而是以文化学者的态度,深入探寻这片土地的别样风采。在书中,“多元”并非刻意营造的景观,而是云南人生存的自然状态;“慢”并非低效,“简单”并非匮乏,“融合”并非混乱,这些观点在书中不时闪现,让《滇行记》不仅是一部旅途散记,更成为一部捕捉云南风情的采风集。

《滇行记》在与自然相处中,感悟云南人的生命智慧。书中描绘的一个场景令人印象深刻:聊到茶树的病虫害,一位茶厂主人轻描淡写,言语间透着禅意:“古茶林大约每10年会有一次病虫害,倒也不必过于担心,毕竟古茶林既是我们的,也是虫子的,虫子也得有吃的,大家都要过日子。”这种与自然共生的生态观念,早已深深融入云南人的血液,是他们不言自明的常识。而对外乡人来说,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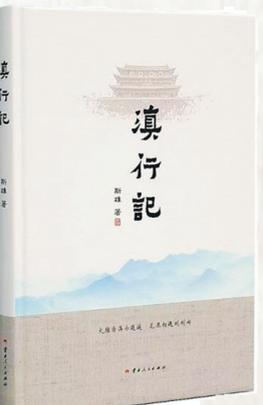
种将自然规律内化为生活观念的感知方式,无疑还有些新奇,正需要斯雄为我们写出来。

《景迈山的“螃蟹脚”》《冰岛见闻》两个篇章中,作者对云南茶的偏爱随处可见。螃蟹脚,一种寄生在古老乔木上的微小生物,它对生长环境要求严苛,因此也成为景迈山生态良好的显著标志。作者感慨:“见识了景迈山的螃蟹脚,的见证了活态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与奇妙。”《冰岛见闻》中,作者写茶农不仅卖知名度的小山头推出来,试图把各产区的知名度做大,让大家看到自己村寨的名字都出现在产品的包装上。这种既质朴又有远见的做法,生动地展现了云南人醇厚温良的品性。

《滇行记》在亲历见闻的讲述中,构筑起云南民族交融的底色。民族交融的日常实践构成了云南社会的底色。“普者黑”是彝语的字音,意思是“鱼虾聚集的地方”。书里写道:“我们先去青龙山码头坐船。放眼望去,山峦起伏,峡谷纵横,湿地连片,除了远近成片的荷叶荷花,就属点缀其间的孤峰、峰林、峰丛、石芽最抢眼。”跟随作者的视线,我们感受到这片“鱼虾满舱的湖泊”以水的灵动与山的沉默,编织出壮乡苗寨最本真的生活诗篇。而离普者黑村不远处,是仙人洞村改造复旧的民居。随着旅游业发展,彝族撒尼人保护本民族文化的热情大大提高,村民们恢复了黄墙土瓦的村庄古风,保留了带有传统特色的“仙人洞”,成为“活的撒尼人博物馆”。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正用行动诠释着对民族文化的珍视。

昨夜还在瑞丽江边听着熟悉的旋律,转身又到大理弥渡唱起《小河淌水》,当深入独龙江的原始峡谷,还能一边喝着咣咣酒,一边听牧面奶奶在雪山下哼起古老的歌谣,这种民族交融的和谐与质朴,让人对这片神奇的土地愈发迷恋。

《滇行记》,一本在行走中仔细记录云南点滴的书,它让人懂得,文化的魅力往往隐藏在日常生活的褶皱中,等待着那双敏锐而开放的眼睛去发现;也让人明白,想要理解一个地方,不仅要看看它的风景名胜,更要看它的村庄、它的人情,看它如何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与这片土地达成和解。这或许正是云南最宝贵的馈赠——一种在多元中达成和谐、在差异中创造共生的智慧。正如作者所说:云南人的脸上始终写满了淡定和放松,毫无抱怨,且无一例外地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陈晨 梁爽